

介词“打”和“从”之比较

杜道流

淮北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提要 在现代汉语中,介词“打”和“从”有许多共同点,在很多情况下二者可以互换,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通过对口语材料的调查分析,从语义表达、语法格式和语用特点三个方面对二者的异同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 介词、打、从、比较

○ 引言

作为介词,“打”和“从”有许多相同之处。《现代汉语八百词》对介词“打”的解释是:“(介)从。用于口语。1、表示处所、时间、范围的起点。2、表示经过的路线、场所。”这似乎表明,在口语中,二者的功能基本相同,或是“从”等于“打”。然通过对相关的语料和北京口语的调查,我们发现,在口语中“从”的使用几率远远高于“打”。下面是我们对具有典型的当代北京口语特征的小说《王朔文集》和《大宅门》进行考察以及我们在北京通州区进行口语调查后的统计结果:

来源 词	王朔文集	大宅门	口语
从	1067	332	328
打	35	31	54
打从/从打	0/3	0/0	2/9

这个结果表明,尽管在纯粹的口语中,“打”的使用比例略高,但和“从”相比还是差之甚远。说明“打”和“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打算对这种差异作一尝试性的考察。

一 从语义表达来看

从语义表达来看,“打”的基本作用和“从”在好几个方面有共同之处。但“从”的表达范围比“打”的表达范围广。下面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考察二者在表达作用方面的异同:

(一) 表示空间位置移动的起点。

“打”和“从”通常都可以表示空间或位置移动的起点。如:

- (1) “文明月你们俩大街上这么吵合适么？”一个戴红箍的老头儿打一旁闪出严肃地说。(《无人喝彩》)
- (2) 景琦从北廊子转向西厢房廊子走来。(《大宅门》)

不过，表示位置移动的起点时，“打”一般只带表示物理空间的处所名词，而“从”则既可以带表示物理空间的处所名词，也可以带表示非物理空间的“职位”名词。下面两例中的“从”似乎都不能换成“打”。

- (3) 他比我早一年从海军退役，在一家建设银行工作，属于“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空中小姐》)
- (4) 不久，一批受过充分现代化训练的海校毕业生接替了那些从水兵爬上来的、年岁偏大的军官们的职务。(《空中小姐》)

(二) 表示时间上移动的起点。

“打”和“从”在表示时间上移动的起点时，其用法完全相同，可以自由互换。如：

- (5) 从明天起，我还是恢复本来面目，做个受人尊重、稍带崇拜的大哥哥吧。(《空中小姐》)
- (6) 打今天起，更不能让他沾九红，懂不懂？(《大宅门》)

(三) 表示范围的起点。

“打”和“从”都可以表示范围的起点。不过，在表示范围的起点时，“从”似乎比较自由，而“打”则受到一定的语义条件的限制。如：

- (7) 就这家饭店，打老板起，到每一个服务员，没有一个不是拿着刀，准备宰人。(口语调查用例)
- (8) 这一路上，从关里到关外，到处都是日本兵。(《大宅门》)

我们曾就以上两例在北京通州区作过语感调查，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从”可以自由地应用于各种场合，而“打”的起点一般是倾向于高、重、大的事物，终点相对的是低、轻、小的事物并且要是遍指的，否则就会不太自然。下面的说法被调查者大多认为从语感上来说有点“别扭”：

- (7)' ?就这家饭店，打老板起，到服务员，没有一个不是拿着刀，准备宰人。
- (7)'' ?就这家饭店，打每一个服务员起，到老板，没有一个不是拿着刀，准备宰人。

而例(8)变成：

- (8)' 这一路上，从关外到关里，到处都是日本兵。

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是可说的。

(四) 表示经由。

先看下面的例子：

- (9) 他熟悉这些强壮时髦，脸上带着粗野，残忍的微笑的年轻人，他就是打他们这个年龄过来的。(《我是你爸爸》)
- (10) 李冬宝：就是。想来你们也是打年轻时候儿过来的。(《编辑部的故事》)
- (11) 人家打大老远的外国打海上坐着船飘洋过海来侵略咱们，真是不容易。(《千万别把我当人》)
- (12) 四五个德国兵骑马从土坡上驰过。(《大宅门》)

例(9)、(10)的介词后面跟表示时间的名词性词语，例(11)、(12)的介词后面跟表示处所的名词性词语。分别表示动作经过的时间或处所。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搜集到“从”后带时间名词表示经由的用例，不过，在作语感调查时，被调查者都认为前两例中的“打”可以换成“从”。

(五) 表示动作发生的处所。

有时，“打”或“从”后所跟的动词并不具有“移动”义，这时，“打”或“从”所构成的介词结构往往表示动作或行为发生的处所，如：

- (13) 你看看信，看看信你就知道不可能了。她不会从阴间给我写信。(《空中小姐》)
- (14) 爱看喜剧的，您就打这儿结住吧。总不成朔爷真成了琼瑶吧？(《永失我爱》)

在这种情况下，“打”或“从”都可以换成“在”，如：

- (13)' 你看看信，看看信你就知道不可能了。她不会在阴间给我写信。
- (14)' 爱看喜剧的，您就在这儿结住吧。总不成朔爷真成了琼瑶吧？

不过，从我们调查到的用例来看，表示动作发生的处所时，“从”的使用频率远远大于“打”。

(六) 表示实施行为的角度。

“从”可以用来表示实施行为的角度。如：

- (15) 从另一个角角可以看到敞着门的另一个房间内，她母亲盖着一条大毛巾被躺着铺着凉席的床上。(《动物凶猛》)
- (16) 她可不是别的骨头。啃了这么多年了，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嘴。(《编辑部的故事》)

语感调查中，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打”也可以这样用，但在我们搜集到的语料中，没有发现“打”表示实施行为的角度用例。

(七) 表示依凭。

“从”可以用来表示凭借或依据，“打”没有这种用法。如：

- (17) 从第二天我们之间没有投下任何不信任的阴影可以证实这点。(《动物凶猛》)
- (18) 我习惯于从逻辑上贬斥与我所奉准则不同的人，藐视一切非我族类者的蹊跷存在，总认为他们是不健全、堕入乖戾的人。(同上)

以上两例中的“从”都不能换成“打”：

- (17) *打第二天我们之间没有投下任何不信任的阴影可以证实这点。
(18) *我习惯于打逻辑上贬斥与我所奉准则不同的人，藐视一切非我族类者的蹊跷存在，总认为他们是不健全、堕入乖戾的人。

(八) 表示发展变化的起点。

“从”可以用来表示发展变化的起点，“打”不能。

- (19) 这才多会儿没见哪，就从柴禾妞变成大美人了。(口语调查用例)
(20) 甭他说这么悲观啊，咱人类从猴儿变成人，什么难事儿没经过，不照样扛过来了。
(《编辑部的故事》)

如果把这两例中的“从”都换成“打”，变成：

- (19) *这才多会儿没见哪，就打柴禾妞变成大美人了。
(20) *甭他说这么悲观啊，咱人类打猴儿变成人，什么难事儿没经过，不照样扛过来了。

语感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一致认为这样的说法“不自然”。

另外，“打”和“从”有时可以合在一起，构成“打从”或“从打”。主要表示时空的起点或经由。如：

- (21) 小时候她一直是我们班的团支书——从打有了团。(《刘慧芳》)
(22) 打从这家伙一进门，我就觉着他不是善主。(口语调查用例)
(23) 老张是从打外地调到北京的。(周一民用例)
(24) 上个星期，老李打从上海回到了北京，带回了好些个玩具。(张双亭用例)
(25) 昨儿我从打百货大楼门口儿过时候儿看见的。(周一民用例)
(26) 打从公园门口经过。(张双亭用例)

例(21)、(22)表示时间的起点，例(23)、(24)表示空间位置的起点，例(25)、(26)表示经由的处所。需要说明的是：从我们调查的材料来看，a、“从打”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打从”。b、“打从”和“从打”表示时间起点的用例，远远高于表示空间位置起点的用例。c、我们没有发现“打从”和“从打”表示经由的时间的用例。

二 从语法格式来看

从语法格式来看，“打”和“从”也有一些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 从句法自由度来看。

“打”和“从”在句法上的自由度是不尽相同的，“从”的自由度相对较大。“打”倾向于出现在比较简洁的结构中。据我们观察，“打”所在的结构一般有这两个特点：

1、“打”前一般没有较长的修饰语，特别是性状性的修饰语。下面两例中“从”一般也不能换成“打”：

(27) 我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来，活动着酸痛的肢体，打量着室内四壁。(《永失我爱》)

(28) 我笑着从板凳上溜下来，坐着、荡着腿……(同上)

如果变成：

(27)' ?我艰难的打地上爬起来，活动着酸痛的肢体，打量着室内四壁。

(28)' ?我笑着打板凳上溜下来，坐着、荡着腿……

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不如用“从”自然。

2、“打”后的名词性词语一般也比较短，通常不带描述性的修饰语。下两例中的“从”不能替换成“打”：

(29) 所以父母把我和我的战友们隔离开来，从那充满活力的学校转到一所死气沉沉的学校。(《动物凶猛》)

(30) 我迷恋上了钥匙，从家里、街和别的同志那里收集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钥匙。(《动物凶猛》)

请比较：

(29)' ?所以父母把我和我的战友们隔离开来，打那充满活力的学校转到一所死气沉沉的学校。

(30)' ?我迷恋上了钥匙，从家里、街和别的同志那里收集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钥匙。

(二) 从常用的结构模式来看。

在话语中，“打”和“从”在使用时通常有一些相对稳定的结构模式，在这些结构模式中，“打”和“从”往往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1、“从/打+方位词”

“打”和“从”后都可以直接带方位词，如：

(31)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鲇鱼，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相声《绕口令》)

(32) 小伙子问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老太太，“是姓石吗？”(《浮出海面》)

但“从”带方位词比较自由，可以带任何形式的方位词，“打”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带单音节方位词。关于这一点，《现代汉语八百词》曾有所说明。请看下面的例子：

(33) 突然从里向外打了一枪，颖宇忙抱住头蹲下。(《大宅门》)

(34) 我敢断定她十有八九会把上学时间在院里看见我这件事告诉我父亲，从中不难得出我逃学的结论。(《动物凶猛》)

以上两例中的“从”都不能换成“打”。

2、“从/打……X”

“打”或“从”在带上一个名词性词语之后，后面还可以带一个和“打”或“从”相呼应的词语，构成“从/打……X”结构，这个“X”可以是表示“起始”义的词语，如：“起、开始、以来”等。例如：

(35) 我已经很累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没干过这么笨重的力气活。(《过把瘾就死》)

(36) 什么亲家！打今儿起我不再认你这门亲家！”(《大宅门》)

“X”还可以是表示“方位”的词语，如：“里、中、上、前、后、当中、里边、以后”等。不过“从”和方位词语呼应比较自由，“打”似乎不能和除“里”以外的单音节方位词呼应。请看下面的例子：

(37) 这回二奶奶叫我们俩把你带出来，打心眼儿里发怵！(《大宅门》)

(38) 玉婷从幻想中被惊醒，依然呆呆地望着万家门口。(同上)

(39) 石静冷笑：“……，从今后咱俩再没关系了。”(《永失我爱》)

(40) 我感到那冲镜头滑来的飞机的数十只轮子如同从我心上轧轧驶过。(同上)

例(38)(39)(40)中的“从”一般都不能换成“打”：

(38)' *玉婷打幻想中被惊醒，依然呆呆地望着万家门口。

(39)' *石静冷笑：“……，打今后咱俩再没关系了。”

(40)' ?我感到那冲镜头滑来的飞机的数十只轮子如同打我心上轧轧驶过。

3、“从……到(至)……”

在表示“由起点到终点”时，人们常用“从……到(至)……”结构，如：

(41) 她正在洗头，头发湿淋的，从厨房到门口滴了一路水。(《动物凶猛》)

(42) 我们不过是萍水相逢，一块玩了几天，我又没花过你一分钱，从始至终就是旅伴关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打”一般不用于这个结构，以上两例中的“从”都不能换成打：

(41)' *她正在洗头，头发湿淋的，打厨房到门口滴了一路水。

(42)' *我们不过是萍水相逢，一块玩了几天，我又没花过你一分钱，打始至终就是旅伴关系。

表达相同语义时，“打”通常只出现在“打……起，到……”结构中。如：

(43) 打班长起，到每一个战士，都练了一遍。(《现代汉语八百词》用例)

如果后面的谓语部分是否定结构，“到……”部分可以省略。如：

(44) 打我们经理起，压根儿没人把这当回事。(口语调查用例)

(43)(44)两例中的“打”可以自由地被“从”替换。

4、“不打一处”

“打”有一个固定的结构：“不打一处”。如：

(45) 我一见家里的窗户亮着灯，气就不打一处来。(《过把瘾就死》)

(46) 我这已经算够客气的了——我怎么还看着你气不打一处？(《无人喝彩》)

“从”没有这种用法，上面两例中的“打”都不能换成“从”：

(45)' ?我一见家里的窗户亮着灯，气就不从一处来。

(46)' ?我这已经算够客气的了——我怎么还看着你气不从一处？

三 从语用来看

从语用的角度看，“从”的语用条件比较自由，“打”在使用上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打”只能用于“口语”。在具有文言或书面色彩的词语前面或语法格式中只能用“从”不能用“打”。

(47) 我们都有些难为情，想对他亲热点，又不知从何做起，于是都客客气气的。(《动物凶猛》)

(48) 从今往后，不许再用白家的名儿，叫我逮着了，咱们公堂上见！(《大宅门》)

(49) 蓦地，我感到倾注，像九溪山泉那样汨汨地、无孔不入地倾注。从她眼里、臂膀、胸膛，从她的心里。(《永失我爱》)

例(47)“从何做起”是个具有文言色彩的表达式，例(48)的“从今往后”也是一个书面色彩较强的表达式，例(49)是个口语中一般不用的变式句，这三个例子中的“从”都不能换成“打”。

据我们考察，在口语色彩比较强的词语特别是儿化词语前，倾向于用“打”。在我们搜集到的语料中，儿化词前面用“打”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如：

(50) 哥几个对付着吃点夜宵，打明儿起，明儿咱一天三顿。(《一点正经没有》)

(51) 老太太这是怎么了，高兴？太阳打西边儿出来了！(《大宅门》)

如果把(50)中的“明儿”换成“明天”、(51)中的“西边儿”换成“西边”，被调查者都认为，把这两例中的“打”换成“从”感觉更自然一些。

(二) “打”一般不用于客观性的描述。

从我们搜集到的例子看，“打”字结构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也就是说，用“打”的句子通常带有较多自我表现的意味。如：

(52) 这人打骨子里都是剥削阶级，一遇机会一个比一个狠。(《谁比谁傻多少》)

(53) 我们顶瞧不上的就是你们的个人主义。打山顶洞人那会儿我们就知道得鳔着膀子干。(《一点正经没有》)

客观性的描述一般用“从”不用“打”，如：

(54) 风从地面刮过，卷起股股细微的尘土。(《永失我爱》)

(55) 车祸现场已围起一圈人，警察也从路口的岗亭上下来。(《过把瘾就死》)

在语感调查时，多数被调查者认为例(54)中的“从”不能换成“打”；如果要将例(55)中的“从”换成“打”，则需要再在句末再加上一个语气词“了”，变成：

(55)' 车祸现场已围起一圈人，警察也打路口的岗亭上下来了。

这就充分说明“打”字结构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从”在使用上则不受主观性强弱的限制。

四 结语

以上我们从共时的角度对“从”和“打”的用法作了大致的考察和分析。如果从历时的角度看，“打”是一个后起的介词，目前还主要在口语中使用，因此，在一般的书面语中很难搜集到比较全面地反映该词使用状况的语料。这就给我们搜集语料带来了难度。因为纯粹的口语调查随机性较强，缺少可控性。本文采用对用北京口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检索和在北京进行实地口语调查相结合的办法搜集语料，部分地解决了语料方面的难题。但用这些材料无法证明也无法否定《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所说的“‘打’带有北方方言色彩，普通话里一般用‘从’”这一观点。从我们所得到的现有材料来看，在北京口语中，“打”和“从”是并用的，二者在功能上有重合，也有交叉，在多数情况下可以自由互换。除极个别现象外，“从”几乎可以替代所有的“打”，但在不少情况下“打”不能替换“从”。本文是从“打”能否单向替换“从”这个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的。正如文中所体现出来的那样，这种比较有时可能有比较理性的依据，但大多数情况要靠语感来进行鉴别。而语感是存在个体差异的，在语感调查时，我们经常遇到这个人认为能说，而那个人认为不能说的情况。本文的所有结论都是建立在大多数被调查者语感基础上的，而我们调查的对象又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本文的所有结论都是一种倾向性的结论。尽管本文的做法带有一定的风险，但我们认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因而还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 董为光. 2004. 〈介词“打”来源补说〉，《语言研究》1。
吕叔湘主编. 1996. 《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欧慧英. 2005. 〈介词“从”和“由”〉，《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
沈家煊. 2001.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4。
张双亭. 1999. 〈“打从”和“从打”〉，《语文建设》3。
周一民. 1998. 《北京口语语法(词法卷)》。北京：语文出版社。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Prepositions *da*(打) and *cong*(从)

Du Daoliu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 preposition *da*(打) ha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cong*(从), and in many situations, one of them can be replaced by the other. Bu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By investigating and analysing the oral material, this paper compares them in three aspects: semantic expressions, grammatical formats, and pragmatic characters.

Keywords preposition, *da*, *cong*, comparative study